

芥素堂文集

第二函
五冊

養素堂文集卷三十

老威張 澍介侯

解

龍戰于野其血乎黃解

嗚乎聖人百世可知者也此言其驗于楚漢之際乎方楚
漢之爭門八幸也男子廢耕婦女罷織少壯殲于荷戈老
弱疲于轉餉梟將磔膊而恐後健卒屠剗以爭先川顛原
駸棘地荆天日月無光風雲變色漂杵溺驂飛燐爛糜此
振古一浩劫也當其時膏鋒鉞撓箭鏃墜崖谷觸櫓機者
不知其幾萬萬億雖以六國之兵燹殆不及十之一二昆

眞所謂龍戰也或曰楚人沐猴耳惡得謂之龍不知叱咤
意烏千人皆廢馬蹏所至廬舍爲墟觀鉅鹿之麋也沈船
破釜十二諸侯壁上懼伏秦師大敗烏獸奔逃蓋存者無
幾矣卽滎陽成皋屢爭軍鋒乘勝逐北伏尸百萬天雨之
刀以馘黔首而其入咸陽焚宮室三月火飛蹂躪翦戮子
嬰降軹道秦川血沒腕矣得不謂之龍戰乎迨至垓下圍
合雞鳴四起拔山力盡虞兮奈何敗甲殘鱗乃始賸十二
騎耳夫乎天色也黃地色也其色乎黃者言天地皆爲血
氣汙染無復晶明氣象也故夫子箸其旤稔如此陰符經
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葛忠孝侯

注亦以楚漢之戰當之其以此也夫

百果草木皆甲坼解

易解卦曰百果草木皆甲坼蓋言方春之時雷動雨潤句者盡出萌者畢達也而蜀都賸云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李善引鄭注云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或謂馬陸易本坼甲宅而後人誤作甲坼以爲甲者孚郭在外其鎧甲之義也宅者含胎在中其房舍之義也愚謂此說爲不然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擇后經作宅張衡思平賸亦云匪仁里其焉宅兮蓋宅與擇音同坼亦與宅音同故借用之疏言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孚甲開坼莫不散是已若

云百果草木皆戴甲處房是尚未抽芽吐苞何以徵雷雨
作解之義乎

飲食必有訟解

飲食宴樂之事也胡爲而有訟解之者曰古禮共飯不澤
手不啜羹而斯人犯之同食者賤惡生訾詈焉此所以訟
也或又曰貪饒之夫不能分甘絕少且張鎧以比其箸者
厭其餐饗而叱咤之故訟也或又曰勢力之家延請豪貴
窮極珍錯而親串之貧者薦以草具乃與臣虜伍當者氣
憤裂皆大致諠譌烏能不訟此其說似是而實非也當其
殺敵廣設芳醴畢陳初猶結舌旣而迷心奮腹抵几嘲訕

聞作或攻發陰私或漏泄機密言之津津聽者默默而險
詖之人乃藉以報其宿憤而醉飽者早糜爛于杯槃而不
知及其悔也刀鋸在頸雖至親不能爲之援手故易頤之
象曰節飲食又必曰慎言語其以此也夫夫大棘之戰雩
元以苹蕢取甌文伯之飲睹父以鼈小致怒是其機固有
不可預防者矣然穀陽進飲而子反誅子公染鼎而厲公
弑豈非昧于朶頤自貽之威哉若灌夫之請田蚡屬之騎
士許伯之慰寬饒舞乃沐猴舌出取甌見者寒心又或靳
鷲炙而不與致奪方州懷苹肉以興訐悔招惡客不可爲
殷鑒乎彼顧榮回炙而遭禽被釋陰鏗授酒而遇繫得生

此與飢桑之餓夫禦宮中之甲盜馬之野客摧晉國之軍
咸由感其小惠拚此大難亦可以反觀而悟之也

明入地中明夸解

山海經言曰出入之地有渤山鞠陵猗天蘇門方山拒格
之松尔疋言曰所出爲泰平日所入爲泰蒙淮南子謂曰
浴咸池拂扶桑至曲阿臨會泉次桑野臻衡陽對昆吾靡
鳥次至悲谷回女紀經虞淵頓連石至悲泉薄虞泉淪蒙
谷入奄茲經細柳而易明夸之卦則云明入地中是曰固
有入時矣夫三光宣精輕清上繫若入于地重濁爲鄰何
能右轉而麗天耶吾觀星實地上卽化爲石不能復歸躔

次而謂曰入地中復能出東方乎即以秋時言之曰在箕
斗箕斗在天河曰入地則星河何以不入地若謂曰入地
與箕斗分坼曰在地下箕斗自行天上何以東方之出恰
與箕斗相會哉可知曰宣明于晝納明于夜晝行千里夜
亦行千里周天驥步哢哢無已何曾霄壤縣隔須魯陽之
揮戈賴灶士之翻車耶然易固言明入地中矣曰此借喻
文王拘羑里之事也曰喻文王地中喻羑里蓋言文王蒙
難辱在泥塗養晦韜光淪于幽暗如離騷所謂去白日之
昭昭繫長夜之悠悠云爾否則羲和謝御東萊何有不夜
之城曜靈潛藏漢世詎現再中之瑞吾恐策穆王之八駿

窮曰所入而不能窮之于地中也論衡曰日不入地也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是爲善喻若邵雍言曰入地中乃構精之象是真扣槃之瞽說儒者非之

鳥焚其巢解

吾聞西域駝蹏昂首巨翼以火爲食矣又聞鳥鳥銜火以導孝子前路矣未聞以火自焚其巢也是或人爲之而非鳥之焚之也然易旅之上九固言鳥焚其巢矣豈聖人之喻言乎非也鳥固有焚巢者矣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戴自焚其巢戴卽鳶也夫焚巢胡爲者也蓋處顛木之

上聿欂不生既無葉以托蔭芑又無實以資啄菹受風雨
之飄搖同沙鷗之露宿將欲爲鶯遷之舉又何效燕處之
女乞火于人焚而棄之此鳥情之幾智也或曰赤烏銜火
復于王屋畢方一足見則火興鳥固有招火者未始自焚
其巢也余曰鳥之不肯毀巢固也當其經營翔集知往知
來撫摺枯株尋覓棄綫亦極手口之勞矣而忽焚之不顧
者蓋慮他鳥乘隙而居之此又鳥情之猜譎也彼鸛鳥且
能于巢中蓄水養魚矣豈不能取火以焚巢乎故易以此
比旅人之焚次殆以是夫

翰音登于天解

翰音者雞鳴也雞將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也易中孚
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
而實不從也其說非夫世豈有雞飛而鳴者乎鳥之載飛
載鳴者多矣未見雞之飛而鳴也不能飛而鳴雖引吭長
跼遠徹重霄而其身實未至于天也此正有名而無實之
喻昔漢朱博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
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
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言博之翰音鼓妖先
佗晉溫嶠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
鼎朱博翰音實媿于懷此有虛名而無實用之謂也不然

鶴鳴九皋聲聞于天何不取以爲喻蓋鶴固能冲舉寥廓發聲清亮非猶夫雞之徒鼓翼以膠膠也

飛鳥遺之音解

此言奚爲者也蓋聖人知鳥音也夫鳥音不易知而載飛載鳴其音尤不易知也而曰遺之音是鳥以音而遺之人以顯告之也其諸後世風角鳥情之術之所肇乎春秋時譖譖出出火災隨至史氏書之爲戒後世若曰鳥鳴也即天意也公冶長楊宣成子聞雀噪而知覆粟夫豈誣哉漢世如陽翁偉楊宣翼奉郎顗方儲李尋管輅之倫咸能精于鳥鳴以察時變豈獨雀集庫而召兵鳩翔梁而得門呼

門內之博勞來東方之老公告景逸以逢赦語永洛以潛
藏之有驗乎彼印度之角觴西域之磬觚亦能人言以報
休祥何況商牟舞羽陰諧鼓風雞鳴基慈燕語諡隘粦表
仙鶴羅平妖禽服瘡飛于西鐘巫雀翔于廟極有不能得
氣之先知機之早也與

鳴鶴在陰解

夫鳥有朝嘲者而鶴奚以夜哢也夜半陰也鶴知夜半故
鳴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是也管輅別傳家雞野鵠猶尚
知時知時即夜半之時也鵠與鶴古字通虞翻曰離爲鶴
在坎陰中有鶴鳴在陰之義此說非也詩不云乎鶴鳴于

九皋聲聞于天豈在坎陰乎夫皋高也非澤曲也毛鄭之訓皆誤楚辭之蘭皋謂坡陀也九皋者九折之皋耳或謂古皋字作澤澤亦作澤則九皋卽九澤夫豈有一鳥而鳴于九澤者泥于訓詁必至不通事理詩云皋門有伉伉與閭同門高也水經注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皋門可知皋之宜訓高矣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一統志山西太原樂平東七十里有皋落山一名靈山有東山皋落氏之虛澤縣成皋卽春秋鄭之虎牢其地嵯嶢故置關所謂制巖邑也又吳有皋舟之險阨安得以周之皋門卽仞爲宋之澤門乎且堯舜禹時有栢成子高通變經則

佗栢成子皋禮記高禩盧植云在高顯之處故謂之高禩
古書亦佗皋禩可知皋與高古字通用見釋名鄭子禮記
注云皋之言高也此訓是矣若上林賦之亭皋西京賦之
神皋洛神賦之衡皋歸去來辭之東皋皆不佗澤曲解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解

吾觀堯之使禹治水也萬民未粒九州其魚蓋岌岌乎難
奏績矣而禹齋心冥想蒼水使者遂出予與之經示鬣醜
之法又得黃麾大翳章商獮狂犁婁鴻蒙諸人爲之決塞
導阨又獲童律庚辰鎖巫支祁之怪而淮流以安厥後飛
兔籥雲延嬉篆字符瑞駢來乃啟夏命禹誠神矣哉夫禹

神矣而舜以鳥工龍裳免井廩之難獨謂非神乎夫其百
揆敘四門穆堯固已知人與之也人與之即可信其天與
之而仍試之大麓之野以卜天之果與之否此堯絀一已
之明而公天下之心也或曰納之大麓而試以烈風雷雨
不幾如茅山道士之鬪法乎余曰不然且即以道士喻之
夫羽人之鍊大丹也必擇誠確不撓之人使之危坐守鑪
迨活火既然先試之以毒蛇猛獸又試之以惡鬼獍神以
觀其懼心復試之以美人娟麗以觀其慾心又試之以兒
女妻妾以觀其愛心諸心既死而後仙丹以成同飛霄霓
況乎昇以天下重器而不歷試諸艱將何以消伯鯨諸人

覲覲之心乎蓋大麓者囷嵒山也一名虛無又曰宣務必
其巖壑幽深箐林蔚茂翔陽不到晦翳無光是固風雷之
府而雲雨之都也吾知舜之遇烈風雖拔木飛石猶之南
薰之解慍耳其遇雷也雖破山撼柱不掩耳而如不聞耳
其遇雨也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度耳故曰弗迷也否則
震眩傾仆神志誑惑其何以鎮四凶之紆回奠九土之昏
墊哉此堯納之之意也夫彼孔叢子言大錄萬機之政而
後儒遂以爲如漢錄尚書事則踳矣劉向列女傳言選于
林木入于大麓其說爲可信云

錫土姓解